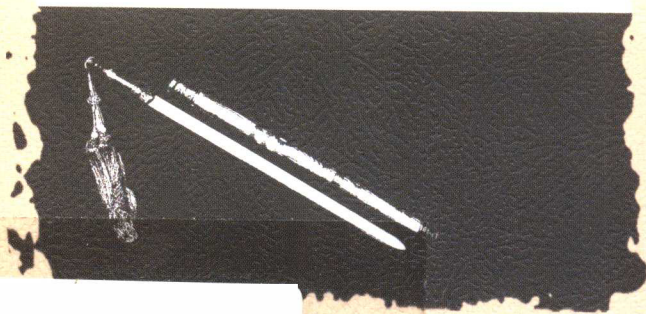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李涵秋卷

俠風奇緣

李涵秋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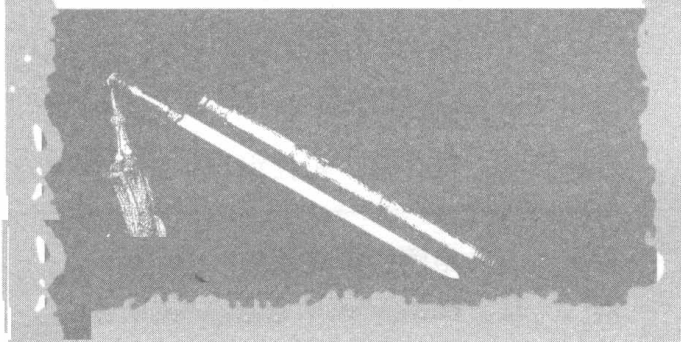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李涵秋卷

俠風奇緣

李涵秋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侠凤奇缘 / 李涵秋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6. 1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李涵秋卷)

ISBN 978 - 7 - 5034 - 7138 - 4

I. ①侠… II. ①李… III. ①章回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85052 号

点 校：裴效维

选题策划：马合省 责任编辑：卢祥秋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010 - 66192703

印 装：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87 × 1092 1/16

印 张：24 字数：370 千字

版 次：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9.80 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第 一 回	骂县官风霾惊噩劫 遇巡捕月夜走洋街	1
第 二 回	曲中缘痴情融水酒 弦外恨国耻入凤琴	8
第 三 回	证三生艳魂消菊扣 留双影痔血画桃花	15
第 四 回	焰熊熊大逢名士怒 情切切小缀玉郎词	22
第 五 回	结新欢狂言瞥小姐 悲往事血泪洒慈亲	30
第 六 回	玉软香温春生锦被 势尽交绝寒吝绋袍	36
第 七 回	沙家巷拼命览新欢 华景街无心逢旧友	42
第 八 回	筹饷局司事夜吹牛 演武厅美人春试马	49
第 九 回	望江亭上惨惨骊歌 元夜灯前憧憧鬼影	56
第 十 回	召红笺花朝开酒宴 推白刃菊部起风波	62
第十一回	逞谈锋枪唇刃舌 陷冤狱剑胆琴心	69
第十二回	论婚姻爱情征父女 述心事雅谑到师生	76

第十三回	鏖战情场惊逢劲敌 夤缘高位礼聘通儒	85
第十四回	负心人功献风流计 多情女大闹月儿湖	95
第十五回	古屋灯昏感恩消宿怨 海轮月冷避祸走重洋	108
第十六回	窃书函暗中怜志士 聆琴歌意外遇慈亲	120
第十七回	强迫同心华生施恶剧 根寻只耳香帅整官方	134
第十八回	反唇相讥幕宾工媚语 抱头而遁食客受严笞	152
第十九回	泣穷途余生羁鄂渚 感时局挈眷走金阊	160
第二十回	唐采常青锋全大节 冯守敬黑夜赶娇娃	168
第二十一回	测玄机痴人说梦 闻急病孝女惊心	180
第二十二回	进狼拒虎狭路值魔星 拔蛟翦鲸难途逢旧雨	193
第二十三回	迷路径误入敌人家 走荒郊重堕奸党手	205
第二十四回	舍死忘生阿祥遭劫 因祸得福梅礼锄奸	217
第二十五回	驰驱轮船慈父遄征 颠倒衣裳局员媚外	229
第二十六回	伶俜弱质一病经年 宛转离情暂时小别	238
第二十七回	痛抱鼎湖庄香涛内用 踪留箫市苗子六施威	251
第二十八回	电掣雷轰凭空伸辣手 风发泉涌妙绪抉良心	257

第二十九回	假调停泉雄成讼棍 真需索虎役害书痴	266
第三十回	提诉讼故友负心 披肝胆老奴殉主	275
第三十一回	动公愤报馆肆讥弹 警人言臬司抉疑狱	283
第三十二回	大局陡翻惊心闻国难 病躯新愈极目盼慈亲	290
第三十三回	噩耗频惊居民谋避地 仇家告密合眷陷营仓	298
第三十四回	知恩报恩义士在难中遇着 入险出险将军从天外飞来	307
第三十五回	千里姻缘扶桑联眷属 一宵救护浅草毙奸徒	317
第三十六回	柔情蜜意情事话从头 伟论雄谈功名卑铸像	325
第三十七回	江涛滚滚送客归帆 天网恢恢请君入瓮	335
第三十八回	福善祸淫分明天理 花团锦簇美满姻缘	346
原序	362
题诗	369
题词	374
校后记	375

第一回

骂县官风霾惊噩劫 遇巡捕月夜走洋街

这一天正是阴云四布，那道路上被北风刮得黄沙乱卷，两旁衰柳平地价倒将下来，猎猎有声。只见一路上老少男女，齐声吆喝着：“看杀人呀！看杀人呀！”大家伸着头，垫着脚，好不高兴。（呜呼！民德如此，而欲望其合群，是南辕而北其辙矣。作者笔下，非常沉痛。）接连着便有一骑怒马，滑汰滑汰的驮着一名营兵，腰里插着一柄短刀，右手托着亮晶晶洋枪，直向城外一个宽阔地面驰去。那宽阔地面上的兵，早已密层层围成一个大圈。遥见那兵跳下马，走入圈子里面去了，也不知说了些什么，那圈子便直裂开来，露出一条道路。四围看的人越发多了。城垛子里，露着无限黑茸茸头颅，乱拱乱动；沿城的小土岗上，也密密的你挤着我，我挤着你。切切嘈嘈，不知议论些什么。（可惜大好光阴，都被这些切切嘈嘈的议论消磨去了。吾民奈何！）

街市上，这时候格外拥挤。有些泼赖子弟，故意地远远喝着一声：“到了！”那两旁人都把头伸得一伸。过一会，仍不见到，大家又都笑起来。（大家一笑，可知此时临刑者之心，是何等惨痛。此等处，可见人心险恶。）如此已非一次。末后有许多警察上前拦着众人，不许他们移动脚步。又把那些拉东洋车子的纷纷乱赶，都赶入两旁僻巷之内。

正自热闹，早见东市头一簇大红龙旗，随风招飏而来。旗子下面，便是常备军的全队，整齐肃穆，那枪尖密密如林。此时大家悄无声息。除得听那军乐叮当叮当，敲得十分雄壮；只有那兵的脚步，齐齐的一递一声响着，毫不杂乱。大兵尽处，便见两个人抬着一个人，背剪两手，上体无衣，露着一身雪白的肌肉，长眉秀目，虽是临刑的时候，独自丰神奕奕。只见他迸着无穷怨气，仰望高天。后面城守营官披着大红披风，骑上高头马，顾盼飞扬。（被刑者无穷怨气，监刑者顾盼飞扬，两两写来，恻人肝腑。）营官过后，便是现任知县，缩颈如猬，躲在轿子里面；一副墨晶眼镜，浓浓的像用黑墨涂着。轿后又是一队大兵，纷纷簇拥。一霎时间，都如飞地向城外宽阔地面而来。那抬犯

人的便将箩筐一倾，将犯人直掬在地。（士可杀，不可辱。谁知杀矣，而尤未能免辱乎！）

犯人到此，便忽地直跳起来，望着那县令骂道：“聂明，聂明，我与你杯酒相交，毫无嫌隙，你为甚生生地诬我为党人，还百般证成我的罪案？我韩素君死不足畏，我只恨我当日为甚不闭着两扇蓬门，萧然忍饿，何故要向这社会上与这些阴贼险狠的鼠子周旋。如今弄得身死名裂，何一不是至好朋友作成！（字字悲痛，字字凄楚。少陵厚禄之诗，孝标绝交之论，古人往矣，谁与可言？此《侠风奇缘》一书，所以不能已于作也。）我如今待要……”才说到此，早见聂明捻着两撇鼠须，皱着那焦黄的面皮，笑嘻嘻说道：“素兄不必多说了，说也无益。你平生惯是恃才傲物，（恃才者当头棒喝。）可知也有今日。我老聂若不弄点手段给你试试，（呜呼！你弄手段，人失头颅，而曰‘试试’固知一试之后，不容再试乎！）你那笔锋如刀，还要杀人见血呢。（观此数语，可为作者捏一把汗。）左右何在！快与我斩讫报来。”这时韩素君早被众人拖入围场核心，一个人扯着他的头发狠命向前一拖，已是痛得要死。接连耳边便听见一声排枪。

这一声排枪之中，猛将韩素君从梦中提醒，满腔冤愤犹自呼呼地由颈里望外直冒。再仔细揉一揉眼睛，哪里有什么杀场？自家仍坐在平时书案前，碧纱窗外，春日熙熙，眠柳初醒，瓶花欲笑，书香墨气，依然地簇如锦绣。惊魂略定，伸手摸摸头颅，好在还是整整的没有破绽，兀自暗暗好笑。自念：“聂明他字鳧斋，本是我去年在故人家认识的好友，他也未曾做什么官，我为甚又说他诬害我，置我死地？真是梦想颠倒，幻由心生。”说到此，便立起身来，将那卅字香便挑了一指甲，炷在银炉里面，缓缓地倒了一盏苦茗，漱了漱口。

刚待坐下，忽从屏风后面，走出一个娇小玲珑、约莫十一二龄的女儿出来，手里捧着一本中国新地图，地图之下又夹着一张破烂旧纸，笑嘻嘻地放在桌上，问道：“父亲，女儿有一件解不开的事情，要来请问父亲呢。”那韩素君生平最钟爱的是这个女孩子，一见了她，不由得眉开眼笑，说：“好好，凤儿你又来考究你父亲了。（宛然怜爱口角。）你有什么话，尽管说，我知道的自然都要教导你。但是你父亲是个半新半旧的通儒，不中不西的名宿。（如今世上像先生的多呢。）中国舆地，敷衍还答得出一二；若是什么希腊、罗马，老实你还请问你那游学东洋的姐姐先生（称呼大奇。）叶锦文去罢。”说着又扯过一张绣榻，放在桌子旁边。凤儿便双膝望上一跪，笑道：“不是别的，女儿

今日在书桌里寻出一张全球地图，见我们国里填黄颜色的地方范围很大。为什么这本新地图上面，比较起来，便渐渐缩小了许多？难不成是那绘地图的轻轻在那笔尖儿上遗失了么？”（谁说不是笔尖儿上遗失的，不过凤姑娘冤枉了画地图的人罢了。）凤儿一面说，一面便将那破烂旧纸揭开来。韩素君听到此处，便抽了一口冷气，按着这纸说：“凤儿，凤儿，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这孩子很是狡猾，你同你那姐姐先生终日抵掌狂谈，胡乱些时事，岂不知这个道理？今日却来同你父亲作戏。看我明日出个难诗题来难你一难，若是做得不好，照着学堂规矩，罚你面壁一次，看你还敢如此可恶。”（如此收煞却好，言论不能自由之时代，奚敢聒聒论天下事哉！）凤儿又笑起来，又盘膝坐下，低低说道：“难题目呀，我也不怕，我若是做不出时，我会去请我那姐姐先生的姐姐替我捉刀。”（称呼愈出愈奇。）

素君笑道：“亏你不羞，便公然说出这句话来。”此时韩素君只管将两眼瞧着凤儿，只见他发云覆额，媚脸低垂，后面拖着一条松松辫子，兀自伏在案上，用手在地图上东指西画，心中十分欢喜。忽又触起刚才梦境，自念：“万一果是实事，娟娟此貌，我如何割舍得下？”想到此，不禁流下两行泪来。（回顾梦境，极有情致。然亦见素君何尝不是性情中人。）凤儿瞧见父亲如此模样，不由得仰着脖子问道：“父亲，好端端的，为甚又伤心起来？父亲常说，破碎河山，全赖着全体国民挺起肩膊，着力去恢复。这区区地图，暂时易色，还不至像那犹太波兰，何至就凄惶如此呢？”韩素君转破涕一笑道：“妮子那里有这许多闲话？（凤儿正论侃侃，素君独呵为闲话。彼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者，其亦不免见责于素君也夫。）我的心事，岂汝所知？”凤儿又笑道：“既不是为此，莫非又记忆着母亲？（小吻可喜。）素君笑道：“呸！越讲越不好了。”又笑道：“凤儿，凤儿，我有一句话问你：（女儿问着父亲，父亲又问着女儿；女儿问的是国事，父亲问的是哲学。家庭琐琐，煞是好看。）你的身子是从哪里来的？”（发端奇突。）凤儿笑道：“我自然是父亲生的。”素君笑道：“你既有身，你可怨你父亲多事？”（妙论。）凤儿怔了一怔道：“我没有使父亲不生我的权力。”（妙解。）素君点点头道：“有些意思了。你既知你没有使我不生你的权力，你可知你父亲也没有使天不生人的权力。（天地不仁，万物刍狗。此是素君感作梦悲剧，所以如此刺刺。）如今这种累卵世界，多在世上一日，便多一日苦剧。你和你的弟妹等，今日还是如春草萌芽，勾萌毕达。他日世界上所有的惊忧惨怖，都难保不去领略领略，这不是你父亲连累了你们么？”（素君语虽激烈，然而其中确有至理。）凤儿笑道：“父亲如今是大彻大悟了。但

是孩儿往常听父亲说过的，欲求出世，必先入世。譬如……”

凤儿刚说到此，正待要望下说，忽听壁上安的那座电话匣中，铃声乱响起来。凤儿忙跳下去，拿着听筒说道：“是的。你是哪里？有甚话说？……我是凤琴。……父亲在家中呢。……是是，停刻就来。”（一路说话，若断若续，便全是在电话上应答神情，可谓妙绝。）素君便问道：“是谁？”凤儿笑道：“有谁呢，又是那个讨厌的出洋留学生，请父亲在霓裳茶园听戏。”素君皱着眉道：“他们没有别事，不是吃酒，就是听戏。我却有句话要和他当面讲呢，去走一趟也好。”说着便换了两件衣服，在一个小皮匣内取了一叠钞票，望怀里一塞，又回头向凤琴嘱咐道：“你左右闲着没事，便去将你母亲寄来的信，草草回他一封。他问分娩之后，（才苦儿女之多，而闺中又要分娩，素君诚哉没有使天不生人的权力。）小儿取什么名字？你就写给他，如是个兄弟，便叫意琴；若是个妹妹呢，便听你母亲爱叫什么就叫他什么罢。”凤儿点点头。

素君便出了大门，六街三市热闹非常。远远的有簇人丛，挤得完风不透。素君却也不甚理会，信步走去。耳边猛听有妇人的哭声，不禁心里疑惑，便上前一步，望里张看。只见有一条长汉，头上扎抹着一块白布，身上披了一件半新不旧的单衫，赤着双足，口里嚷着道：“诸位可怜小人背井离乡，投亲不遇，有个生身老母，可怜眼望着于昨日死了，尸骸还停放在船上。想向诸位化几个钱，好埋葬了老母，小人夫妇两口子，还想就此回乡。”说完了，那两眼之中，也就含着无数热泪。身边还背面坐着个妇人，抵着头。嚶嚶哭泣。素君看到此，老大不忍；再回头看看两边的人，没有一个肯给钱给他。自己遂慨然从怀里将一叠钞票取出来，想拈一张递给他。

这时候忽然有人在自己肩上轻轻一拍，素君忙掉转头来一看，原来是自家住宅旁边紧邻，姓萧，字楮卿。他父亲是善堂里董事。他也没有事业，便在善堂里管管出入账目。（没有生业，在善堂管管出入账目，便是生业，则其为善堂账目也可知矣。）年纪不过才二十多岁。伸手一把将素君那只取钱手夺住，（目的在此。）悄悄丢了一个眼色，便把素君扯过一旁，笑道：“像这样的人，你理他则甚？他们是惯借这个门道儿骗人家钱。你身上能带多少钱？像你这样挥霍，怕走完这条街，便叫你一个钱不剩呢。”素君笑道：“岂有此理！他便是骗钱，如何肯咒骂自己母亲？”（忠厚之论。）萧楮卿道：“这有什么打紧，我曾亲眼看见过，有人生生逼着母亲服毒，自己便把那个臭尸骸扛到人家去化钱的呢。”（慨乎言之。）素君笑道：“照这样看来，君家的母亲，怕也

是要打主意的时候了。”(素君此等处,大是尖刻,我知其又不复忆着梦中矣。)楮卿脸上一红说道:“韩先生你倒有先见之明。(公然直认,大是奇是,其意盖不过要求助于素君而已。噫嘻悲哉!)真正是目下艰穷得很,你与其周济路人,何妨先借我一用呢。”(千言万语,只在此处。)说着,便接连作了两个揖。又附着素君耳朵低低说道:“一经上头将赈济灾民款子发下来,我一串还你两串。”(发赈的听着。)素君笑道:“这是哪里话!你借我的钱,何曾要你还过?你便拿去用罢。”遂一手将一串钱的票子递给他。楮卿欢天喜地跑去了。

素君再转身来,见那大汉面前已无多人,究竟放心不下。自念:“英雄末路,千古皆然。难保这个人便不是将来国民救主。鱼龙蟠于泥窟,虎豹陷于阱坑。想他此时一腔热血,无处可挥。我若亦以众人视之,这人际遇可算迤迤迤迤了。(自负不小。)便依然走到他身旁。却因先入萧楮卿之言,便不肯冒失,先上前拱一拱手问道:“足下尊姓大名,籍贯何处?因何流落在此?”那大汉见素君问着他,不禁长叹道:“羁旅之人,耻道姓名,先生果肯援手则个。他日相逢济南道上,便呼我为铁枪郁四足矣。”素君道:“原来足下是山东人,怪道口气有些听得出来。但是太夫人遗骸停放何处?小弟愿陪足下同往料理。”大汉听了,猛地一愣。他身边的女人,也不禁掉转脸来,向素君偷觑。只见那大汉答道:“先生真是热心,只是不敢有劳大驾。”素君答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又何妨呢?”大汉又道:“既然如此,咱们若是过于推却,反使先生疑心咱们是有意欺人,(萧楮卿之言,被他听去了。)只好累先生到我母灵前,咱们再磕头致谢罢。”素君心里想道:“这人倒很爽快,可知楮卿之言,不可一概而论。”正自沉吟,早见那大汉偕着他的女人,将地上铺的一张字状儿一束儿检好。(细。)一直引着素君出了东门,古道斜阳,野花红簇。沿河行去,便有许多小渔船上,坐着些妇女缝补鱼网,看见素君,都斜睨着眼睛,上下打量。(带写素君美丰姿,文境绝佳。)素君此时只顾盘算,如何替那大汉料理丧事,却不在意。

更走了一程,渐渐人烟稀少,天色又黑沉下来。心中一惊,又触起萧楮卿之言,不禁毛发森竖,便停步向那大汉问道:“足下的船,究在何处?我实是不能久延,我还要进城去会客呢。”那大汉听了这话,霍地变色道:“你既不能久延,怎么要跟着咱们来呢?”素君见此情形,知道不妙,正待返身脱逃,那大汉早一把将素君轻轻掀翻在地,笑指道:“好个刁钻匹夫!你也窥觑咱们行径。解事的快将所有的物件送上来,饶你一死。”素君道:“我并无反意,何

以触怒足下？既是如此，只算我瞎眼了，将所有钞票，请你随意取去。”大汉笑道：“先时在街上承你之惠，一串钱也就够了。到此却不能轻饶你。”素君道：“我别无长物。”大汉笑道：“喏喏，金戒指儿，金壳表儿，难道不是钱吗？”（奇谈，只算同素君讲理。）素君怒极，骨碌立起身，狠命地将戒指、金表，一古拢儿双手奉给他，说：“这可放我去了。”（写韩君不过折身分。若在俗笔，则摇首乞怜，哀哀求告矣，亦复成何事体耶！）大汉接了各物笑了一笑，夫妇两口，呼啸而去。

韩素君缓缓地仍回旧路，只见绿杨新月，楚楚黄昏。心中憋着一肚子闷气，想着我们中国人物，真是如此险恶，只可推之于气数了。你说他们这种人没有智慧，他那可怜神态，装得何尝不像。我其实岂有当真猜不出他们伎俩的，（折入这层，情文交至；不然，真将韩素君写成个三家村的蠢汉，不知世情者矣。如此补出，愈见素君侠气婆心，非寻常人所及。）总是不肯先以不肖之心待人，或者竟是真的。我一者积些阴德；二者可以堵住那萧楮卿的嘴；三者朝廷上那些大老，口口声声说我们百姓程度不足，不过因为我们社会上专讲个倾轧险狠，不顾公益，我所以便借这大汉去试他一试。（可想素君全是有心。）谁想顾公益的，果然弄成个战败公鸡；无怪那不顾公益的，自命为朝阳鸣凤了。（前有萧楮卿，后有芮大烈，都是朝阳鸣凤。）戒指、金表，原不足惜，幸喜还有良心，不曾将我这件长衫剥去。（且缓欢喜着，停一会就有人来剥了。）如今我便一径到霓裳茶园去罢。”

一面思想，一面匆匆地进城，穿了几条街，肩摩毂击，不知哪里来的这些人，又不知这些人哪里来这些事，（所谓莽莽众生，终日颠倒。）忙忙碌碌，好似螂蛆一般，浑身兼带些肮脏气息。好容易挤出了这条魔道，陡觉眼前天空地阔，便冷然有一种新鲜空气透过来。两旁电灯，照得地下如一泓水月。（眼前妙谛。）远远地有些车马，却不似内街嘈杂。知是到了英国租界，那霓裳茶园离此已是不远。（所以不用雇车。）便拽起衫子，（又提一笔。）匆匆走上去。冷不防，一棵树下钻出一个红头洋人来，一手将素君揪住。素君吃这一惊不小。正是：

甫向中原脱牛马，又从洋界遇强梁。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原评】此一部书，全是作者发泄满肚皮愤郁不平之事，兼以志近数年来社会情态，无一不足使人灰心短气。苟反其道而求之，天下事不难治也，作者又岂欲尽驱世一豪杰而入厌世派哉！读者须有理会。

韩素君梦中临刑数语，便揭出著书本旨，“恃才傲物”四字，直是当头棒喝。故不曰韩素君从梦中“惊醒”，而曰韩素君从梦中“提醒”。故知忌我之人，皆爱我而已，夫何怨于聂明？

凤琴声音笑貌，栩栩欲活，读之辄移我情。

大汉一段，本无甚精意，不过欲使人知世界上有此一种伎俩耳。而其精神又全在素君结束数语。

【独鹤评】起笔一梦，具满腔悲世之感；周济郁四一段，又存无限救世之心。既悲世而仍不厌世，而复欲仗其热心以救世，是为难能《侠凤奇缘》之作，用意如是。此一回文字，所以笼罩全书，亦所以表明主旨。信手写来，语无泛设。

从讲地图中出一凤琴，从听电话中又出一芮大烈。凤琴为书中主人，芮大烈为书中魔鬼，均是重要人物，如此轻轻引出，不露丝毫斧凿痕，允称妙手。

第二回

曲中缘痴情融水酒 弦外恨国耻入风琴

那红头洋人嘴里咕咕噜噜，不知说些什么，素君一概也不懂得，暗念：“我又不曾在洋街上小便，或是犯了你们租界上禁章，难不成走走路儿，也是派你们来作践的？（岂敢！诸君不自振作，恐怕总有此一日也。）脚下走的路，又离你那劳什子草地上甚远，别人都只管走，偏是我韩素君又走出祸事来了？”（今日出门不利，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煞是好笑。）急得手舞足蹈，同那红头洋人分辩这个当儿，才围拢了多少人过来，笑说道：“先生，你想是不知道这租界上的新章程：不许夜间行路之人没有灯亮。（诸君听者。）既是没有灯亮，罚洋一元二角。前一夜厅官走到此处，也险些被他抓入巡捕房里歇脚。（语甚隽妙。然则要想歇脚的人，尽管不带灯亮。）先生不信，你看我们手里都是些什么？”说着，大家都把灯亮提起来。（神来之笔。）韩素君到此方恍然大悟。一元二角洋钱，原不打紧，怎奈身上的钱，都被那济南郁老四搜去了。（妙绝。）不得已，望着旁边人道：“我实不知租界上忽然有此章程，如今身边并无分文。我穿的这一件秋罗衫儿，（此际还须感激济南郁老四。）谅也值得几文，如今权且放在此处，明日拿一元二角来赎回。诸君看我这话还用得用不得？”说着，就脱下衫子，交给那洋人。洋人接过衫子，点点头，便将素君放下。

素君满面惭愧，跨上旁边一架人力车，飞也似向霓裳茶园去了。走进了茶园，戏台上尚静悄悄的，那台下人已不少。素君只顾东张西望，寻觅他的熟人。好在他寻觅的是留学生，容易认识，因为他那条假辫子安在头上，总与寻常人不同，（原来留学生与人不同的地方，只在一条辫子。）一眼看去，便是清清楚楚。果然坐在客座正面一张桌上，只管将他带的那个半真半假钻石戒指高高举着，不是抓头发，便是拔牙齿。（原来卖弄戒指，有这段妙法，承教承教。）偶然还托着香腮，放出宝光来，与楼上看戏的女眷吊个钻戒膀子。（吊膀子还有新鲜名色，真是奇绝。）旁边还有几人，也有认识的，也有不

认识的，大家看见素君，相与拍掌大笑，说：“你怎么样弄得这般狼狈不堪？”素君忍着笑道：“一言难尽。你们先借我几十文，给我开发车钱，我是在路上遇见强人打劫了。”园子瞧戏的人，听素君这话，都把头齐齐掉转来观看；便连楼上女眷都掩着樱嘴，在那里指指点点。素君开发过车钱，又跑入来，众人却要听他这段新闻，齐齐追问，一时倒是鸦雀无声。素君便将前前后后事迹，揶揄袖地说了一遍。引得那园里的人无不失笑。

素君话才说毕，直气得那个留学生一副八字拿破仑胡须，蹀得如刷子一般，说：“素君你还是个讲究新学的，你怎么连个天然淘汰都解不过来，会做出这婆子蝎蝎螫螫的样儿？那个汉子无论他是假的，便是他母亲真死了，他回不去家乡，夫妇两口都饿死在路上了，我也不屑拿正眼儿望他一望，你想你们贵国（是是，我们贵国。）四万万百姓，现在亚细亚的地方都要被他撑满了，若不是把这些废物扫得个光光净净，怎能够同列强并立？不是我兄弟吹牛，在我们外国，（是是，你们外国。外国之上加“我们”，大奇，盖未有既称“我们”，而犹未知为外国者也。此之谓留学生之文法。）就断然没有这样不堪人物。所以我兄弟见解，往往比你占一着先手，就是在我们外国走过一趟的好处了。至于租界上的罚款，这倒不能怪着他。我前日还听见说，有个什么观察大人的轿子，不曾有灯笼，也被那巡捕揪住了，后来罚款不算，还请洋务局里委员去打了一个招呼，方才将轿子抬去了。若是你们贵中国的巡捕，莫说见是个观察，不敢在老虎头上扑苍蝇，恐怕就是个豆子大的县丞、巡检老爷，也要徇私卖个人情，放他过去；晦气的不过是那叫苦不迭百姓罢咧。”（此段议论，却极痛快。）说着，又在身边掏出两张官票，仰首喊道：“来呀！”（学生而有官派，大奇。）便见远远地跑来一个仆人。那留学生将钱票递在他手里，说：“你在英租界巡捕房里，快去将韩老爷的衣服取来。余剩的钱，便在柜上买一张戏券。”仆人答应着去了。

素君正欲有言，忽听那台上锣鼓齐鸣，一霎时便走出些红脸黑脸来，再也不听见人说话。素君随意吃了些梨果，不多一会，那仆人也回来。素君仍然将长衫穿好。正自俯首沉吟今日所遇的事情，兀自忽忽不乐，猛然耳边起了一个霹雳，喊着：“好呀！”素君吓了一跳，原来不是别人，正是那个留学生。从这一声里，便见台上盈盈袅袅走出个旦角，开口便唱的是：

扰扰群龙世界，亭亭似水流年。雨打斜阳，天黏芳草，那够我
依消遣！望月华故国三千里，怨锦瑟无端五十弦，奇情除问天。

真是韵可流云，音能裂石。原来今晚演的是意大利维新故事，加着他这一副义侠心肝，慷慨血泪，直演得人人感泣，便都似亲眼见了当日的女杰马尼他一般。说起这旦角，名字叫做金娉娉，年纪刚得一十五岁。曾在欧美音乐会里演习过了几年。如今回到中国，进霓裳茶园还是登场第一次。他的宗旨，（噫嘻！一女伶耳，尚抱有宗旨。彼世之俯仰随人者，可以愧矣。）是专演新戏，预备借这游戏剧场，改换同胞志趣。（何等思想！吾敬其人。）其实这中国的人，那里领略他的意思，不过看他长得俊些，大家便随声附和，称赞起来罢咧。一出唱完，大家知道以下没有什么好脚色，也就陆续而散。

这时候却动了那个留学生怜才慕色的心，附着素君的耳朵说：“兄弟回到中国，没有多时，这些门径都摸不很熟。素君你可有法儿？我们同去会这娉娉一会。”素君笑道：“我在这上面不甚内行，你是知道的。你如要去，我指引你一个人，前日我们在一处吃酒的那个姓娄字铁夫的，你去找他，包管济事。我夜间是不能奉陪，我寓中剩得小女一人在家，是很不放心的。”说着，刚待转身作别，猛又笑道：“我可是气昏了，今日来会你，是有句话要问你的。”那留学生不待素君开口，便拦住道：“你不必说了，横竖都是要办的，不过迟早些。且等各省闹开花了，我们再望上一凑，怕不坐收其效？”素君道：“这怕不行罢？若是各省的人都像你一样的主意，这事还办得成功吗？”（毕竟素君忠厚。所办之事，此时且不说明，留待后文再叙，隐隐绰绰，煞是好看。）留学生笑道：“你不用书生气罢，我此时且不暇同你议这样的大经济，我还干我的正经呢。”说着，他早已跨上一辆马车，如飞地去访他的娄铁夫去了。

原来这留学生姓芮名大烈，前在江南陆军学堂毕业，官派至美国留学三年，日前由陆军部咨调回来。年纪还轻，于声色一道，不无过于淘淥。堂堂一貌，猿庞鹤颈，螳臂蜂腰。（形容绝妙。）他别了韩素君，一径寻到娄铁夫家中。娄铁夫现充当个警察官儿，办事极其认真，（此语合与下文参观。）一见芮大烈来，满脸堆下笑容，说：“芮大人难得到这里来走走。番菜馆一别之后，如今是格外发福了。”芮大烈笑道：“谁同你闹这官样儿？我有句话要和你商酌呢。”娄铁夫听了这话，忙将一只耳朵送到芮大烈嘴边，凝神静听。芮大烈道：“请你嘱咐各位管家避一避。”娄铁夫即便喊道：“下去！”那时阶下站的几个警察，齐答应了一声，都退出去了。娄铁夫又笑道：“请你快说罢。彭玉仙那里又有龟奴得罪你了，可是又差遣我替你办一办？”芮大烈笑道：“呸！哪里有人敢欺负我，要你费心？我适才在霓裳听戏，赏识了一个女伶，要想

你引我去会一会。”娄铁夫道：“你赏识的是谁？”芮大烈笑道：“你看更有谁好？”娄铁夫道：“敢是金娉娉？”芮大烈道：“一猜便着。”娄铁夫忙掩着两个耳朵道：“免劳下顾罢。那个妮子好不倔强，又有一身好武艺，轻易也不把这些人放在眼里，（数语写金娉娉身分。）还好跑去碰钉子！”芮大烈笑道：“我听见他是到过美国的，如今一入中国，自然仿佛是从西天里掉下一十八层阿鼻地狱，你们这些人就是地狱里牛头、马面一般，他如何肯看得起你们？他若是见了我，或者倒投合起来，也未可知。”（何等自信。）娄铁夫笑道：“不错不错，我一时糊涂了，本来你也是从西天来的，西天的人同西天的人在地狱里会着，怕不是他乡遇故。只是我这本地土著，怎样发遣呢？”（谚语亦自可听。）芮大烈笑道：“你不用同我讲坏话，你依着我办好多着呢，引得我生气，你那门前挂的两扇虎头牌儿，包管吃我敲得粉碎。”娄铁夫也笑起来，说：“好好，我们一路去。”于是又唤两个警察来，说：“你拿我的官衔帖子，到总哨里回一声，说我老爷有些感冒，不能出来巡夜了。”那警察答应了几个“是”。

此处他们早跨上马车，直向金娉娉家中而来。一路上苍苔露滑，碧树无声，长夜漫漫，在这月地上访着美人，真是别有兴致。那个马夫也就不禁丝缰，任那匹海马颠倒着四个银蹄，缓缓行着。（真是好风景，真是好情事。）芮大烈从窗里指着前面一片绿荫荫的垂杨，垂杨下面便是一带楼阁，隐隐露着几盏电灯，问道：“那是什么地方？好个风景！”娄铁夫道：“你不知道？这便是人家常说的那位姬提督的别墅。他起这别墅，花了有二十多万金钱。如今主人却在京里供职，留着家眷在此处住着。”（朱门成灰，而主人尚未归家者，又岂独一提督也哉。）

两人正在闲话，那马车已沿着这一带花墙行去。耳边忽听得有一阵风琴之声，随风鼓荡。接着便听见啾啾莺声，在那里唱歌。娄铁夫笑道：“如今这世道大变了，你看当初都讲究的箫笛箏琶，怎么今日都是这劳什子咯嘣咯嘣的，闹得人头昏。若不是我知道这地方的主人，包管还错认着是那一国礼拜堂呢。”说着又向芮大烈道：“你怎么尽在这里出神了？”芮大烈道：“你休来同我罗唆，这唱得很有滋味呢。”又连连招呼马夫，快将马车停住。便携着娄铁夫跳下车来，又退了几步，立在墙阴之下，说：“我们不如细听一会罢。”因用手在掌上一拍一拍的，随着他这风琴念道：

[沉醉东风]咳！国民呀，国民呀，你本是神明裔胄的骄童，你本是支那大陆的主翁。为甚的囚凤羁鸾宇宙中，恶风潮惊不醒你